

詩語背後

橋頭：一脈千秋入福海(四)

在福海街道「一核兩翼」發展策略中，東翼是總部要地，西翼則是產業重鎮。整個福海街道的地形地勢，大致東高西低，東窄西寬，西部濱江沿海地帶形如敞口，一片體現新質生產力的現代化城區在這裏拔地而起。福海河繞行其間，碧波倒映，充滿靈氣。廣深沿江高速公路的高架橋樑穿城而過，將其分隔成兩個片區：一邊是趨於成熟的會展新城，一邊是方興未艾的海洋新城。福海着力發展的「西翼」，簡而言之，就是依託會展新城和海洋新城，建設深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，打造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的核心增長引擎。

2019年11月，深圳國際會展中心正式啟用。一年後，福海街道國際會展服務辦公室成立，為舉辦各類展覽會提供保障，助推會展片區高質量發展。作為全世界最大的會展基地，深圳國際會展中心業已成為全球創新產業的超級展示平台，對周邊產生蝴蝶效應，形成以會展為核心的經濟集群。據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發布的《2023年度中國展覽數據統計報告》稱，深圳會展經濟規模位列全國第四，僅次於上海、北京、廣州，而在展館面積等硬件設施方面已躍居全國第一，且數字展覽特色突出，增長強勁。其中，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年度營收6.29億元，利潤6,600萬元。一個會展中心，催生一片會展新城。會展片區作為深圳市首批「國際化示範街區」和「國際化商務交往特色街區」，正成長為立足粵港澳大灣區，面向全球、面向未來的宜居宜遊宜業綠色生態新城。

福海街道還是基圍文化的傳承地，橋頭、塘尾各有特色，相互成就。當年基圍人緣水而居，打魚圍壟，開闢鹹淡水養殖，形成基圍美食、鹹水歌等基圍文化。如今，海洋新城在這片土地上應運而生，與北邊沙井街道的海上田園相映成趣。海洋新城規劃用地685.82萬平方米，總建850萬平方米，人口規模約6.4萬人，將建設成為大灣區海洋科創高地，中國海洋生態文明示範標杆，進而打造成全球海洋治理戰略合作平台。

我們登上「會展灣·中港城市展廳」的高層寫字樓，向外眺望，國際會展中心南北兩大區域19個巨無霸展廳盡收眼底。越過這

些展廳，可以看到建設中的海洋新城彷彿一艘巨輪，靜臥在珠江口浩瀚碧波之中。鏗亮的玻璃幕牆上，一條中英文標題赫然映入眼簾：「如果一座城市辦會展，就相當於一架飛機在這座城市上空撒鈔票——門圖特（德國經濟學家）」。

國際會展中心東側，有一條長達1.68公里的空中廊道，即深圳市首座全架空型公園——高線公園。公園擁有2.23萬平方米體量，在各種環保綠化設施之間，建有16個以「科技+文創」為特色的展館，其中6個為專題展館，10個由寶安區十大街道按照各自需求布置。每個展館各具特色，又互相呼應，成為高科技產品、電子消費品、非遺文化等集中展示區。徜徉其上，除了參觀展覽，還可近看會展新城鱗次櫛比的創新創意建築，中觀海洋新城蓄勢待發，遠眺伶仃洋萬頃碧波，彷彿進入時間隧道，又似置身摺疊空間，讓人浮想聯翩。

在會展新城和海洋新城的烘托下，福海街道聯同沙井街道，依託寶安區雄厚的製造業基礎，沿兩大新城東部着力建設深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。深港之間以片區形式開展合作，已有前海的現代服務業合作、河套的科技創新合作以及沙頭角的國際消費合作，再加入先進製造業合作，雙城合作的版圖就更加完整了。這無疑為加強深港兩地業界交流，實現產城融合，開啟了巨大的發展前景和無窮的想像空間。

與其他幾個合作區相比，深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的最大優勢，是它已有的製造業基礎。如果說前海的現代服務業合作、河套的科技創新合作以及沙頭角的國際消費合作，基本是在一片空地上搞起來的，主要希望借香港之長補深圳之短，多少有些一廂情願的話，這個啟動於福海、拓展於沙井的先進製造業合作區，卻拿出了「真金白銀」，旨在發揮深圳的現代製造業優勢，應香港業界所需，補香港業界之短，因而是深港兩地在探索新型工業化路徑上優勢互補、結伴同行的產物。可以看出，福海雖然只是一個街道，卻在承擔深圳市的責任，廣東省的責任，甚至國家的責任，力圖在深港合作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「一國兩制」實踐中探索出一條



●位於深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的美生雲谷產業園。 作者供圖

更加扎實的路子。

深圳市工業和信息化局、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共同印發了《深圳市20大先進製造業園區空間布局規劃》，深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名列其中，並且是各大園區中唯一具備「空港+會展+海洋」概念疊加的園區。合作區坐擁環珠江口100公里「黃金內灣」核心，充當了深圳市西進戰略和對接港澳的橋頭堡。隨着深中通道開通，寶安作為珠江兩岸融合發展引領區的定位更加鮮明，內聯外引功能進一步增強，深港兩地製造業合作的空間被完全打開了。

深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總規劃面積13.67平方公里，其中6.9平方公里的福海片區先行啟動。福海街道專門成立了深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駐港辦事處，聘請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擔任顧問，與港方建立常態化聯繫渠道，促進合作區各項業務走深走實。為對接香港近年提出的新型工業化戰略，福海街道在合作區精心打造了美生雲谷、萊福工業園、西豐城工業園等示範園區，全面優化營商環境，探索新形势下香港研發創新與深圳高端製造的結合路徑，助力深港兩地共建世界級創新型產業集群。目前，已初步形成「核心技术開源在香港，應用場景開發在深圳；資本市場融資在香港，智能製造產業化在深圳」的產業協同發展局面。

實際上，自2021年9月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擴容以後，深港先進製造業合作區就已經被納入其中統籌規劃。前海合作區成立伊始便肩負着「依託香港，服務內地，面向世界」的使命，當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這樣迎面相遇，可以想像，在深圳這個奇跡之城，還有什麼樣的奇跡不會發生呢！有道是，千載古村入福海，橋頭往事開新篇，詩以記之——

珠江東岸鳳山阿 九牧祠堂枕碧波
幸得灣區圓大夢 又展會展渡商河
從來遊子遠方好 自古潮頭傾說多
但掛雲帆入福海 千年古渡唱新歌

字裏行間

金庸與陳世驥

和一班後生小子座談。我問：「有誰聽過夏濟安這人？」有三人舉手，說：「看過他的《黑暗的閨門》。」又問：「陳世驥呢？」只一人說：「知道，但沒看過他的作品。」怎知道？那人說：「金庸《天龍八部》寫過他。」

不錯，陳世驥（1912-1971）是金庸最敬重的朋友。在《天龍八部》的《後記》中，金庸說：「在改寫修訂《天龍八部》時，心中時時浮起陳世驥先生親切而雍容的面貌，記着他手持煙斗侃侃而談的神態。中國人寫作書籍，並沒有將一本書獻給某位師友之習慣，但我熱切地要在《後記》中加上一句：『此書獻給我所敬愛的一位朋友——陳世驥先生。』」可惜他已不在世上。但願他在天之靈知道我這番小心意。」

金庸說，他和陳世驥只見過兩次面，說不上有深厚的交情，「他（陳）曾寫過兩封信給我，對《天龍八部》寫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慚愧的話。以他的學問修養和學術地位，這樣的稱譽實在是太過分了。或許是出於他對中國傳統形式小說的偏愛，或許由於我們對人世的看法有某種共同之處，但他所作的評價，無論如何是超過了我所應得的。我的感激和喜悅，除了得到這樣一位著名文學批評家的認可，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，更因為他指出，武俠小說並不純粹是娛樂性的無聊作品，其中也可以抒寫世間的悲歡，能表達較深的人生境界。」

陳世驥信中有云：「書中的人物情節，可謂無人不冤，有情皆孽，要寫到盡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寫成離奇不可；書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處藏着魍魎與鬼蜮，隨時予以驚奇的揭發與諷刺，要供出這樣一個可憐芸芸眾生的世界，如何能不結構鬆散？這樣的人物情節和世界，背後籠罩着佛法的無邊大超脫，時而透露出來。而在每逢動人處，我們會感到希臘悲劇理論所謂恐怖與憐憫，再說句更陳腐的話，所謂『離奇與鬆散』，大概可叫做『形式與內容的統一』罷。」

當年我看《天龍八部》，亦有「離奇與鬆散」的感覺，其後看了陳世驥之語，恍然。金庸引之為知己，當亦如是。

陳世驥無博士學位，卻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方語文學系執教二十餘年，職位做到教授，學貫中西，受到各界的敬重。同樣沒有博士學位的夏濟安、張愛玲都曾受到他的提攜和推薦，在美研究。

陳世驥的得意門生葉珊，在他逝世後，編輯了一部《陳世驥文存》（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1971年）。迄今為止，是陳世驥少見的中文著作合集，夏志清有《序》對他推崇備至：「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中間，不論在台灣、在大陸、在美國，有世驥兄這樣的舊學根底、古詩文修養的人實在已經不多了。這些人中，研究西洋詩學、文藝理論如世驥之專者，涉獵古今西洋文學如世驥之廣者，更是鳳毛麟角。」

只可惜，陳世驥和夏濟安一樣，各懷滿肚學問，但俱英年早逝，形諸筆墨，傳之後世的實在太少了。陳世驥曾引清初夏完淳的一句詩「千古文章未盡才」來說比他早逝的夏濟安，其實用來形容他自己亦恰當。



●這是陳世驥少見的中文著作合集。 作者供圖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粵音正讀俗讀考(1)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巢；當中「鳩」和「鵲」屬鳥類。後用來比喻坐享其成。絕大部分老師都會把這個成語說成：

「雀」巢「溝」佔

翻查粵音字典，「鵲」[鳩]的「正讀」分別是「卓」「九2-1」。換句話說，老師有教錯學生的嫌。筆者曾與一些資深中文老師討論過以上課題。有老師表示把「鳩」讀成「溝」帶故意成分——「鳩」的「正讀」與陽具的廣東話粗口音同，讀作「溝」是避免學生不必要的聯想和借「音」發揮；至於把「鵲」讀成「雀」是因為實在太多人（幾乎所有人）這樣讀。

就上述的「辯解」，筆者不認同當中「避免尷尬」的做法（向學生聲明不要想歪便可），但認同所陳的「坊間慣性」（適用於兩者）。筆者認為沿用已久且大部分人已認同的讀音絕對可定為「俗讀」，不過在教授學生時必須申明孰「正」孰「俗」。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；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吟誦以上幾句時，很多時會以如下兩句續後：

求之不得，輾轉反側

聯同這兩句，整段的大意是：
關關鳴叫雎鳩（讀「進九2-1」），棲息喙河呢沙洲上面。文靜美好嘅女子，係君子理想嘅結婚對象。君子如果追求唔到，就會鬱悶失落；搞到成晚翻唔着，響張床度碌碌碌。

對不少人來說，上述這一小段中有好幾個字詞的粵音和意思分別有誤和多所混淆：

鳩（已談）；窈窕；好逑

「窈窕」指文靜美好的樣子；「苗條」形容體態細長而曲線優美。大多以為這兩個形容詞意思相同，其實兩者有一定的區別。由於「苗條」的口語讀音是「秒條4-5」，人們於是誤把「窈窕」讀作「秒條4-5」，其實「正讀」是「繞條4-5」。「好」有兩個讀音，美好的「好/hou2」和喜好、愛好的「好/hou3」；「好逑」一般讀作「hou3求」。由此讀音可知「好逑」一般的理解是「喜好追求」，其實這是有誤讀解——「好逑」指好的配偶，其中「好」是形容詞，「逑」是名詞。無論如何，上述的言論不足以顛覆那慣常的讀法，大家只須看成這是研習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就行。

歷史與空間

讀王陽明《與黃宗賢》

●唐浚

公務繁雜，家事瑣碎，事情無休無止，壓得喘不過氣來，緊縮的腦筋被拉扯到了極限，疲憊的身軀已了無生趣。真想逃進深山古剎，遠離俗世紛擾——可惜並不能夠。讀者中像我這種狀況的，肯定不在少數。難得周末沒被老闆揪去加班，躲在家裏看了半日書，把漂漂亮亮的心略為收斂收斂，放回腔子裏。

在書櫃前徘徊良久，取下積了灰的《王陽明全集》。書中有不少以前貼的標籤、寫的評語，仔細看似曾相識，其實早已忘得一乾二淨，真是愧對先賢。翻到王陽明去世前一年寫給弟子黃宗賢（字宗賢）的信，讀完真如打了一劑猛藥。這篇《與黃宗賢》值得再三讀誦，真心推薦大家讀一讀。我不揣淺陋，在此和大家分享一點讀後感。

那時黃宗賢在朝中擔任中級官員。王陽明給他寫信，開篇就說，在朝廷做官，比隱居山林要難十倍，（「人在仕途，比之退處山林時，其功夫之難十倍」）。俗語說，公門好修行。逃到深山老林，遺棄世事，每天只要想如何滿足自己軀殼之需，而身處官場，要應付的人和事繁雜得多，修煉的工夫自然難得多。正因為修行不易，王陽明告誡黃宗賢，一定要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經常互相提醒、砥礪規勸，否則平日的志向就很容易潛移默奪、鬆散頹廢了。王陽明指出的問題，今日不是觸目皆是嗎？在現代社會，信中的「仕途」可以換作任何一個職業。任何工作都是修行的道場，很多人在工作場所的時間比陪伴家人的時間都長。環顧四周，大家都為生活輾轉奔波、辛苦勞碌，年少時的雄心壯志，幾何不被消磨殆盡。在房貸、車貸、傳宗接代的重壓之下，理想早就是高級奢侈品，舉杯相碰，都是夢碎的聲音。「上班如上墳」，已經成了打工仔的普遍症候。很多人就此渾渾噩噩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，把日子虛耗過去了事。

聖賢氣象，畢竟與常人不同。王陽明年輕時就經常思考：「如果聖人處在這種境地會怎麼辦呢？」他是不輕易向困難低頭的，也不會因艱難困苦中消沉，因為他早在11歲時就認定「讀書學聖賢」才是人間第一等事。他對於處於困境中的人，還是極力激勵，指出向上一路。他對黃宗賢說，你要和朋友以「致良知」的學說來互相提醒、規勸。具體來說就是，在即將逞口舌之快之時，要能立即低頭沉默；在即將意氣揚揚之時，要能立即收斂得住；在憤懣怒望即將沸騰之時，要能立即全部消化掉。王陽明說，上述這些毛病都是良知被遮蔽所致，所以醫治的方子，就是陽明揭櫫的「致良知」。這裏不打算細說陽明學說，總之他認為「致良知」是救世的良藥。王陽明也深知

這不是輕易能做到的，「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」。

王陽明希望大家都能做大勇之人。《中庸》說「知恥近乎勇」，要做到大勇，首先就要知恥。陽明說，世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人、意氣不能傾軋人、憤怒慾望不能肆意釋放為恥辱。其實，這些事情都是自己的良知被遮蔽所導致的，不值得為此感到羞恥；真正應當感到羞恥的是「閉塞自己良知」，這才是病根所在。世人連羞恥的對象都找不準，連病根都找不到，更別說治病了，陽明對此不禁深感悲哀。

悲嘆之餘，王陽明又以為「古之大臣」來勉勵弟子們。他說，古之大臣，不以智謀才略著稱，而能以斷斷然守善、休休焉樂道為上。陽明此語，出自《尚書·秦誓》「如一介臣，斷斷猗，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」。斷斷，形容專一守善的樣子；休休，形容安閑樂道的樣子。他對黃宗賢等人的智謀才略有足夠信心，他最關心的是弟子能否在渾濁的官場中保持高尚道德、篤行大道。他對弟子的期望很高。他看到世道淪喪，社會病入膏肓，而把起死回生的重任寄託在黃宗賢等弟子身上。陽明指出，要治天下之病，首先要去除自己身上的病，其中關鍵就在於根除一己之私（「克己去私」），真正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」。如此，方能拯救天下，令國家長治久安。

王陽明給黃宗賢的信，短短五六百字，卻鞭辟入裏地分析了何為君子之恥，勉勵弟子們謹守平日志向、結交志同道合之士力挽世風，諄諄教導弟子們即使身處污穢之地，艱難困苦之境，也不能意志消沉，而要以「致良知」的工夫一心向善，做「古之大臣」。陽明的這些話，是五百年前對當時的官場中人說的。今天的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但陽明的這些話卻一點也沒有過時。當我們在暗夜中苦苦摸索、負重前行時，難免會感到疲憊、迷茫、孤獨、無助，感到世界的冰冷和人生的不值得。這時候，旁人的寬慰往往顯得蒼白無力，勸善的言語更是顯得迂腐可笑。但我們知道，如果心靈被黑暗吞噬，人生將萬劫不復。因此，人生有時需要做絕望的反抗，無論如何，心中必須保留一線光明。即使陰霾蔽日，黑暗籠罩，心中的那點良知也不能泯滅，那不過如線之良知，就是光明之所在，必須緊緊縛住不放，拂去塵埃、精心呵護，使之不墜於地。這不是容易的事，用王陽明的話來說，「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」。我們的老祖宗參遍天下萬事，在《易經》中拈出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和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兩句震古爍今的話，正可拿來助陽明一臂之力，為世人頂天立地提供最有力的支柱。與大家共勉。

寫給冬至

汪求明

冬至來，寒風嘯嘯吹響
樹木搖曳着光禿的枝桿
山巒起伏，如風中奔馳的駿馬
雪花紛舞，在空中飛揚
漫山遍野，銀裝素裹
萬里山川，一派北國風光
街燈下，積雪閃爍銀光
行人的脚步和雪拍路，踩點
柔美的音符，聲聲脆亮
人隨影行，被燈光越拉越長
炊煙繞着雪花翩翩起舞
鐵鍋煮餃子，沸水翻滾着汽浪
窗內窗外，飄逸着蔥肉的濃香
那是歲月的回味，漸漸瀟瀟漫故鄉
趁着爐火正旺，去煮一壺老酒吧
敬天敬地，五穀豐登，人富與旺
敬爹敬娘，壽比南山，心身安康
敬國敬民，百業興隆，國運隆昌